

## 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西遊記 第六十五回 妖邪假設小雷音 四眾皆遭大厄難

這回因果，勸人為善，切休作惡。一念生，神明照鑒，任他為作。拙蠢乖能若怎學，兩般還是無心藥。趁生前有道正該修，莫浪泊。認根源，脫本殼。訪長生，須把捉。要時時明見，醞酬斟酌。貫徹三關填黑海，管教善者乘鸞鶴。那其間愍故更慈悲，登極樂。話表唐三藏一念虔誠，且休言天神保護，似這草木之靈，尚來引送，雅會一宵，脫出荊棘針刺，再無蘿菟攀纏。四眾西進，行夠多時，又值冬殘，正是那三春之日：

物華文秀，斗柄回寅。草芽遍地綠，柳眼滿堤青。一嶺桃花紅錦澆，半溪煙水碧羅明。幾多風雨，無限心情。日晒花心豔，燕啣苔蕊輕。山色王維畫濃淡，鳥聲季子舌縱橫。芳菲鋪繡無人賞，蝶舞蜂歌卻有情。

師徒們也自尋芳踏翠，緩隨馬步。正行之間，忽見一座高山，遠望著與天相接。三藏揚鞭指道：「悟空，那座山也不知有多高，可便似接著青天，透沖碧漢。」行者道：「古詩不云：『只有天在上，更無山與齊。』但言山之極高，無可與他比並，豈有接天之理？」八戒道：「若不接天，如何把崑崙山號為天柱？」行者道：「你不知。自古『天不滿西北』。崑崙山在西北乾位上，故有頂天塞空之意，遂名天柱。」沙僧笑道：「大哥把這好話兒莫與他說，他聽了去，又降別人。我們且走路，等上了那山，就知高下也。」

那獸子趕著沙僧，廝耍廝鬥。老師父馬快如飛。須臾，到那山崖之邊，一步步往上行來。只見那山：

林中風颯颯，澗底水潺潺。鴉雀飛不過，神仙也道難。千崖萬壑，億曲百灣。塵埃滾滾無人到，怪石森森不厭看。有處有雲如水滉，是方是樹鳥聲繁。鹿啣芝去，猿摘桃還。狐貉往來崖上跳，麋獐出入嶺頭頑。忽聞虎嘯驚人膽，斑豹蒼狼把路攔。

唐三藏一見心驚。孫行者神通廣大，你看他一條金箍棒，呼吼一聲，嚇過了狼蟲虎豹，剖開路，引師父直上高山。行過嶺頭，下西平處，忽見祥光藹藹，彩霧紛紛，有一所樓臺殿閣，隱隱的鐘磬悠揚。三藏道：「徒弟們，看是個甚麼去處？」行者擡頭，用手搭涼篷，仔細觀看，那壁廂好個所在。真個是：

珍樓寶座，上剎名方。谷虛繁地籟，境寂散天香。青松帶雨遮高閣，翠竹留雲護講堂。霞光縹緲龍宮顯，彩色飄飄沙界長。朱欄玉戶，畫棟雕梁。談經香滿座，語籙月當窗。鳥啼丹樹內，鶴飲石泉傍。四圍花發琪園秀，三面門開舍衛光。樓臺突兀門迎嶂，鐘磬虛徐聲韻長。窗開風細，簾捲煙茫。有僧情散淡，無俗意和昌。紅塵不到真仙境，靜土招提好道場。

行者看罷，回覆道：「師父，那去處便是座寺院，卻不知禪光瑞藹之中，又有些凶氣何也。觀此景象，也似雷音，卻又道道差池。我們到那廂，決不可擅入，恐遭毒手。」唐僧道：「既有雷音之景，莫不就是靈山？你休誤了我誠心，擔擱了我來意。」行者道：「不是，不是。靈山之路，我也走過幾遍，那是這路途？」八戒道：「縱然不是，也必有個好人居住。」沙僧道：「不必多疑，此條路未免從那門首過，是不是一見可知也。」行者道：「悟淨說得有理。」

那長老策馬加鞭，至山門前，見「雷音寺」三個大字，慌得滾下馬來，倒在地下，口裡罵道：「潑猢猻！害殺我也。現是雷音寺，還哄我哩。」行者陪笑道：「師父莫惱，你再看看。山門上乃四個字，你怎麼只念出三個來，倒還怪我？」長老戰兢兢的爬起來再看，真個是四個字，乃「小雷音寺」。三藏道：「就是小雷音寺，必定也有個佛祖在內。經上言三千諸佛，想是不在一方：似觀音在南海，普賢在峨眉，文殊在五臺。這不知是那一位佛祖的道場。古人云：『有佛有經，無方無寶。』我們可進去來。」行者道：「不可進去，此處少吉多凶。若有禍患，你莫怪我。」三藏道：「就是無佛，也必有個佛像。我弟子心願，遇佛拜佛，如何怪你？」

即命八戒取袈裟，換僧帽，結束了衣冠，舉步前進。只聽得山門裡有人叫道：「唐僧，你自東土來拜見我佛，怎麼還這等怠慢？」三藏聞言，即便下拜；八戒也磕頭，沙僧也跪倒。惟大聖牽馬，收拾行李在後。方入到二層門內，就見如來大殿。殿門外寶臺之下，擺列著五百羅漢、三千揭諦、四金剛、八菩薩、比丘尼、優婆塞，無數的聖僧、道者。真個也香花豔麗，瑞氣繽紛。慌得那長老與八戒、沙僧一步一拜，拜上靈臺之間。行者公然不拜。又聞得蓮臺上厲聲高叫道：「那孫悟空，見如來怎麼不拜？」不知行者又仔細觀看，見得是假，遂丟了馬匹、行囊，掣棒在手，喝道：「你這夥孽畜，□分膽大，怎麼假倚佛名，敗壞如來清德？不要走。」雙手掄棒，上前便打。只聽得半空中叮噹一聲，撇下一副金鏡，把行者連頭帶足，合在金鏡之內。慌得個豬八戒、沙和尚連忙使起鈇杖，就被些阿羅、揭諦、聖僧、道者一擁近前圍繞，他兩個措手不及，盡被拿了。將三藏捉住。一齊都繩纏索綁，緊縛牢拴。

原來那蓮花座上裝佛祖者乃是個妖王，眾阿羅等都是些小怪。遂收了佛祖體像，依然現出妖身。將三眾擡入後邊收藏。把行者合在金鏡之中，永不開放，只擱在寶臺之上，限三晝夜化為膿血。化後，才將鐵籠蒸他三個受用。這正是：

碧眼猢猻識假真，禪機見像拜金身。

黃婆盲目同參禮，木母痴心共話論。

邪怪生強欺本性，魔頭懷惡詐天人。

誠為道小魔頭大，錯入傍門枉費身。

那時群妖將唐僧三眾收藏在後；把馬拴在後邊；把他的袈裟、僧帽安在行李擔內，亦收藏了。一壁廂嚴緊不題。

卻說行者合在金鏡裡，黑洞洞的，燥得滿身流汗，左拱右撞，不能得出。急得他使鐵棒亂打，莫想得動分毫。他心裡沒了算計，將身往外一掙，卻要掙破那金鏡。遂捻著一個訣，就長有千百丈高；那金鏡也隨他身長，全無一些瑕縫光明。卻又捻訣把身子往下一小，小如芥菜子兒；那鏡也就隨身小了，更無些些孔竅。他又把鐵棒，吹口仙氣，叫：「變！」即變做簷竿一樣，撐住金鏡。他卻把腦後毫毛，選長的拔下兩根，叫：「變！」即變做梅花頭五瓣鑽兒，揜著棒下，鑽有千百下，只鑽得蒼蒼響亮，再不鑽動一些。行者急了，卻捻個訣，念一聲「唵嚩靜法界，乾元亨利貞」的咒語，拘得那五方揭諦、六丁六甲、一□八位護教伽藍，都在金鏡之外道：「大聖，我等俱保護著師父，不教妖魔傷害，你又拘喚我等做甚？」行者道：「我那師父不聽我勸解，就弄死他也不虧。但只你等怎麼快作法將這鏡鉞掀開，放我出來，再作處治。這裡面不通光亮，滿身暴燥，卻不悶殺我也？」眾神真個掀鉞，就如長就的一般，莫想揭動分毫。金頭揭諦道：「大聖，這鏡鉞不知是件甚麼寶貝，連上帶下，合成一塊。小神力薄，不能掀動。」行者道：「我在裡面，不知使了多少神通，也不得動。」

揭諦聞言，即著六丁神保護著唐僧，六甲神看守著金鏡，眾伽藍前後照察。他卻縱起祥光，須臾間，闖入南天門裡。不待宣召，直上靈霄寶殿之下，見玉帝，俯伏啟奏道：「主公，臣乃五方揭諦使。今有齊天大聖保唐僧取經，路遇一山，名小雷音寺。唐僧錯認靈山進拜，原來是妖魔假設，困陷他師徒，將大聖合在一副金鏡之內，進退無門，看看至死，特來啟奏。」即傳旨：「差二□八宿星辰，快去釋厄降妖。」

那星宿不敢少緩，隨同揭諦，出了天門，至山門之內，有二更時分。那些大小妖精，因獲了唐僧，老妖俱犒賞了，各去睡覺。眾星宿更不驚張，都到鏡鉞之外，報道：「大聖，我等是玉帝差來二□八宿，到此救你。」行者聽說大喜，便教：「動兵器打破，老孫就出來了。」眾星宿道：「不敢打。此物乃渾金之寶，打著必響，響時驚動妖魔，卻難救拔。等我們用兵器搗他。你那裡但見有一些光處就走。」行者道：「正是。」你看他們使槍的使槍，使劍的使劍，使刀的使刀，使斧的使斧；扛的扛，擡的擡，掀的掀，搗的搗。弄到有三更天氣，漠然不動，就是鑄成了團圓的一般。那行者在裡邊東張張，西望望，爬過來，滾過去，莫想看見一些光亮。

亢金龍道：「大聖啊，且休焦躁。觀此寶定是個如意之物，斷然也能變化。你在那裡面，於那合縫之處，用手摸著，等我使角尖兒拱進來，你可變化了，順鬆脫身。」行者依言，真個在裡面亂摸。這星宿把身變小了，那角尖兒就似個針尖一樣，順著鉞合縫口上伸將進去。可憐用盡千斤之力，方能穿透裡面。卻將本身與角使法像，叫：「長！長！長！」角就長有碗來粗細。那鉞口倒也不像金鑄的，好似皮肉長成的，順著亢金龍的角，緊緊噙住，四下裡更無一絲拔縫。行者摸著他的角，叫道：「不濟事，上下沒有一毫鬆處。沒奈何，你忍著些兒疼，帶我出去。」好大聖，即將金箍棒變作一把鋼鑽兒，將他那角尖上鑽了一個孔竅，把身子變得似個芥菜子兒，拱在那鑽眼裡蹲著，叫：「扯出角去，扯出角去。」這星宿又不知費了多少力，方才拔出，使得力盡筋柔，倒在地下。

行者卻自他角尖鑽眼裡鑽出，現了原身，掣出鐵棒，照鏡鉞噙的一聲打去，就如崩倒銅山，咋開金礦。可惜把個佛門之器，打做個千百塊散碎之金。說得那二□八宿驚張，五方揭諦髮豎，大小群妖皆夢醒。老妖王睡裡慌張，急起來，披衣擂鼓，聚點群妖，各執器械。此時天將黎明。一擁趕到寶臺之下，只見孫行者與列宿圍在碎破金鏡之外，大驚失色。即令：「小的們！緊關了前門，不要放出人去。」

行者聽說，即攜星眾，駕雲跳在九霄空裡。那妖王收了碎金，排開妖卒，列在山門外。妖王懷恨，沒奈何披掛了，使一根短軟狼牙棒，出營高叫：「孫行者，好男子不可遠走高飛，快向前與我交戰三合。」行者忍不住，即引星眾，按落雲頭，觀看那妖精怎生模樣。但見他：

蓬著頭，勒一條扁薄金箍；光著眼，簇兩道黃眉的豎。懸膽鼻，孔竅開查；四方口，牙齒尖利。穿一副叩結連環鎧，勒一條絲攢穗條。腳踏烏喇鞋一對，手執狼牙棒一根。此形似獸不如獸，相貌非人卻似人。

行者挺著鐵棒喝道：「你是個甚麼怪物，擅敢假裝佛祖，侵占山頭，虛設小雷音寺？」那妖王道：「這猴兒是也不知我的姓名，故來冒犯仙山。此處喚做小西天。因我修行，得了正果，天賜與我的寶閣珍樓。我名乃是黃眉老佛。這裡人不知，但稱我為黃眉大王、黃眉爺爺。一向久知你往西去，有些手段，故此設像顯能，誘你師父進來，要和你打個賭賽。如若鬥得過我，饒你師徒，讓汝等成個正果；如若不能，將汝等打死，等我去見如來取經，果正中華也。」行者笑道：「妖精，不必海口，既要賭，快上來領棒。」那妖王喜孜孜，使狼牙棒抵住。這一場好殺：

兩條棒，不一樣，說將起來有形狀：一條短軟佛家兵，一條堅硬藏海藏。都有隨心變化功，今番相遇爭強壯。短軟狼牙雜錦妝，堅硬金箍蛟龍像。若粗若細實可誇，要短要長甚停當。猴與魔，齊打仗，這場真個無虛誑。馴猴秉教作心猿，潑怪欺天弄假像。嗔嗔恨恨各無情，惡惡兇兇都有樣。那一個當頭手起不放鬆，這一個架丟劈面難推讓。噴雲照日昏，吐霧遮峰嶂。棒來棒去兩相迎，忘生忘死因三藏。

看他兩個鬥經五□回合，不見輸贏。那山門口鳴鑼擂鼓，眾妖精吶喊搖旗。這壁廂有二□八宿天兵共五方揭諦眾聖，各捐器械，吆喝一聲，把那魔頭圍在中間，嚇得那山門外群妖難播鼓，戰兢兢手軟不敲鑼。老妖魔公然不懼，一隻手使狼牙棒，架眾眾兵；一隻手去腰間解下一條舊白布搭包兒，往上一拋，滑的一聲響亮，把孫大聖、二□八宿與五方揭諦，一搭包兒通裝將去，挎在肩上，拽步回身。眾小妖個個歡然得勝而回。老妖教小的們取了三五□條麻索，解開搭包，拿一個，網一個。一個個都骨軟筋麻，皮膚窠皺。網了擡去後邊，不分好歹，俱擲之於地。妖王又命排筵暢飲，自且至暮方散，各歸寢處不題。

卻說孫大聖與眾神網至夜半，忽聞有悲泣之聲。側耳聽時，卻原來是三藏聲音，哭道：「悟空啊，我：

自恨當時不聽伊，致令今日受災危。  
金鏡之內傷了你，麻繩網我有誰知。  
四人遭逢緣命苦，三千功行盡傾頹。  
何由解得迤邐難，坦蕩西方去復歸？

行者聽言，暗自憐憫道：「那師父雖是未聽吾言，今遭此害，然於患難之中，還有憶念老孫之意。趁此夜靜妖眠，無人防備，且去解脫眾等逃生也。」

好大聖，使了個遁身法，將身一小，脫下繩來，走近唐僧身邊，叫聲：「師父。」長老認得聲音，叫道：「你為何到此？」行者悄悄的把前項事告訴了一遍。長老甚喜道：「徒弟，快救我一救。向後事，但憑你處，再不強了。」行者才動手，先解了師父，放了八戒、沙僧。又將二□八宿、五方揭諦，個個解了。又牽過馬來，教快先走出去。方出門，卻不知行李在何處，又來找尋。亢金龍道：「你好重物輕人。既救了你師父就夠了，又還尋甚行李？」行者道：「人固要緊，衣鉢尤要緊。包袱中有通關文牒、錦襪袈裟、紫金鉢盂，俱是佛門至寶，如何不要？」八戒道：「哥哥，你去找尋，我等先去路上等你。」你看那星眾簇擁著唐僧，使個攝法，共弄神通，一陣風，撮出垣圍，奔大路，下了山坡，卻屯於平處等候。

約有三更時分，孫大聖輕那慢步，走入裡面，原來一層層門戶甚緊。他就爬上高樓看時，窗牖皆關。欲要下去，又恐怕窗櫺兒響，不敢推動。捻著訣，搖身一變，變做一個仙鼠，俗名蝙蝠。你道他怎生模樣：

頭尖還似鼠，眼亮亦如之。  
有翅黃昏出，無光白晝居。  
藏身穿瓦穴，覓食撲蚊兒。  
偏喜晴明月，飛騰最識時。

他順著不封瓦口椽子之下，鑽將進去，越門過戶，到了中間看時，只見那第三重樓窗之下，閃灼灼一道毫光，也不是燈燭之光、螢火之光，又不是飛霞之光、掣電之光。他半飛半跳，近於窗前看時，卻是包袱放光。那妖精把唐僧的袈裟脫了，不曾摺，就亂亂的摺在包袱之內。那袈裟本是佛寶，上邊有如意珠、摩尼珠、紅瑪瑙、紫珊瑚、舍利子、夜明珠，所以透的光彩。他見了此衣鉢，心中一喜，就現了本像，拿將過來，也不管擔繩偏正，擡上肩，往下就走。不期脫了一頭，撲的落在樓板上，唵喇的一聲響。噫！有這般事：可的老妖精在樓下睡覺，一聲響，把他驚醒，跳起來，亂叫道：「有人了，有人了！」那些大小妖都起來，點燈打火，一齊吆喝，前後去看。有的來報道：「唐僧走了。」又有的來報道：「行者眾人俱走了。」老妖急傳號令，教：「各門上謹慎。」行者聽言，恐又遭他羅網，挑不成包袱，縱筋斗，就跳出樓窗外走了。

那妖精前前後後尋不著唐僧等，又見天色將明，取了棒，帥眾來趕，只見那二□八宿與五方揭諦等神雲霧騰騰，屯住山坡之下。妖王喝了一聲：「那裡去？吾來也。」角木蛟急喚：「兄弟們，怪物來了。」亢金龍、氐土蝠、房日兔、心月狐、尾火虎、箕水豹、斗木獬、牛金牛、女土貉、虛日鼠、危月燕、室火豬、壁水獮、奎木狼、婁金狗、胃土雥、昂日雞、畢月烏、觜火猴、參水猿、井木犴、鬼金羊、柳土獐、星日馬、張月鹿、翼火蛇、軫水蚓，領著金頭揭諦、銀頭揭諦、六甲六丁等神、護教伽藍，同八戒、沙僧，（不領唐三藏，丟了白龍馬）各執兵器，一擁而上。這妖王見了，呵呵冷笑，叫一聲哨子，有四五千大小妖精，一個個威強力勝，渾戰在西山坡上。好殺：

魔頭潑惡欺真性，真性溫柔怎奈魔。百計施為難脫苦，千方妙用不能和。諸天來擁護，眾聖助干戈。留情虧木母，定志感黃婆。渾戰驚天並振地，強爭設網與張羅。那壁廂搖旗吶喊，這壁廂擂鼓篩鑼。槍刀密密寒光蕩，劍戟紛紛殺氣多。妖卒兇還勇，神兵怎奈何。愁雲遮日月，慘霧罩山河。苦捫苦拽來相戰，皆因三藏拜彌陀。

那妖精倍加勇猛，帥眾上前掩殺。

正在那不分勝敗之際，只聞得行者叱咤一聲道：「老孫來了。」八戒迎著道：「行李如何？」行者道：「老孫的性命幾難免，卻便說甚麼行李！」沙僧執著寶杖道：「且休敘話，快去打妖精也。」那星宿、揭諦、丁甲等神，被群妖圍在核心渾殺，老妖

使棒來打他三個。這行者、八戒、沙僧丟開棍杖，掄著釘鈹抵住。真個是地暗天昏，不能取勝。只殺得太陽星西沒山根，太陰星東生海嶠。那妖見天晚，打個哨子，教群妖各各留心，他卻取出寶貝。孫行者看得分明：那怪解下搭包，拿在手中。行者道聲：「不好了，走啊！」他就顧不得八戒、沙僧、諸天等眾，一路筋斗，跳上九霄空裡。眾神、八戒、沙僧不解其意，被他拋起去，又都裝在裡面，只是行者走了。那妖王收兵回寺，又教取出繩索，照舊綁了。將唐僧、八戒、沙僧懸梁高吊，白馬拴在後邊，諸神亦俱綁縛，擡在地窖子內，封鎖了蓋。那眾妖遵依，一一收了不題。

卻說孫行者跳在九霄，全了性命。見妖兵回轉，不張旗號，已知眾等遭擒。他卻按下祥光，落在那東山頂上，咬牙恨怪物，滴淚想唐僧，仰面朝天望，悲嗟忽失聲。叫道：「師父啊，你是那世裡造下這迍遭難，今世裡步步遇妖精？似這般苦楚難逃，怎生是好？」獨自一個，嗟嘆多時，復又寧神思慮，以心問心道：「這妖魔不知是個甚麼搭包子，那般裝得許多物件？如今將天神、天將，許多人又都裝進去了。我待求救於天，奈恐玉帝見怪。我記得有個北方真武，號曰蕩魔天尊，他如今現在南瞻部洲武當山上，等我去請他來搭救師父一難。」正是：

仙道未成猿馬散，心神無主五行枯。

畢竟不知此去端的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